



南燕錄

春秋卷第六十三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皝每對諸宮人言
婦人懷孕夢日入懷必生貴子德母公孫夫人
方妊夢日入其臍中獨喜而不敢言咸康二年
晝寢而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皝曰此兒易
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年十二
而皝薨哀毀過禮年十八身長八尺二寸姿貌



雄異額上有日月兩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博觀
群史性清慎多才藝以兄儁元璽初封梁公歷
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暉建熙初進號安北將
軍改封范陽王入為魏尹加散騎常侍時秦苻
堅跨據長安其將苻雙據陝以叛苻柳起兵枹
罕將應之德勸暉乘釁討堅見暉傳言辭慷慨識
者知其有遠畧暉竟不能用太史令黃泓善相
謂德曰殿下相法當先為人臣然後為人君但
恐下官入地不得見殿下昇天耳德曰若如公

言不敢忘報德兄垂甚器異之因共論軍國大
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
阿蒙也枹頭之役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
垂奔苻堅德坐與垂善免官秦滅燕徙於長安
及秦伐涼德請從征自效後堅以德為張掖太
守數歲免歸堅以兵臨江淮垂請德為副乃拜
奮威將軍堅之敗也與夫人張氏相失暉將護
致之德正色謂暉曰魯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
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邇女

器秦之喪師當由於此宐掩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曄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曄曰咎句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宐乘其弊以復社稷曄亦不納德乃從垂如鄴垂稱尊號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垂欲攻慕容永於長子惟德議與垂同後克之垂臨終敕太子寶曰鄴是舊都宐委范陽王寶旣嗣位拜爲使

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都罷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永康初魏將拓跋章

後燕作拓跋儀

攻鄴德遣南安王青等夜擊破之魏兵退次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宐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旣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

其地一不宐動也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宐動也城郭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宐動也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乃召青等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二萬與章圍鄴德遣參軍劉藻請救於秦并參母兄之間而秦師不至鄴中恟懼於是二字一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爲作青字

致死者會章盧內相乖貳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擊德遣桂林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破章軍人心始固及魏師入中山寶出奔於薊開封公詳又僭稱僞號會劉藻自秦而至秦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先是姚興皇初中歲在丁酉於長安渭濱得赤玉璽上有文字曰天命燕至是而魯送之并圖讖秘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

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頽惟
有德人據三臺於是群臣議以詳僭號中山魏
師盛於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卽尊號德
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群議乃
止寶尋進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公侯
牧守皆聽封拜兄子趙王麟自義臺奔鄴因說
德曰中山旣沒魏必乘勝攻鄴鄴中雖糧儲素
積然城大難固且人情恒懼不可以戰宐及魏
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聚兵積

穀阻河自守伺釁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
勢不能久畱不過抄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
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
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一舉取之河
北庶可復也會兄子魯陽王和亦遣使勸德南
徙德乃許之

元年春正月魏太祖旣克中山遣衛王儀

一作元儀

率騎三萬攻鄴拔之遂入鄴城收其倉庫分賜
將士德自鄴率衆四萬三千戶車二萬七千乘

將徙滑臺遇風船沒

水經註作既無舟楫

魏兵垂至衆心

惶懼議欲退保黎陽德不從其夕流澌冰合遂

於夜中南渡黎陽訖旦魏兵追至而冰亦潛消

若有神焉鄴令韓範

一作軌

言於德曰光武渡滹

沱河澌流

一作冰

自合大王濟河天橋自成靈命

所扶徵兆已見德大悅遂改黎陽津為天橋津

及至滑臺景星見於尾箕漳水得白玉其狀若

璽趙王麟等九十八人上言今中土傾陷龍都

蕭條趙魏遺黎鵠企皇澤伏願仰承俯順以係

宗廟謹上皇帝尊號德許之令曰假順來議且

以燕元故事統符行帝制而已於是德用兄垂

故事改永康三年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

署置百官拜趙王麟為司空領尚書令南海王

法為中軍將軍慕輿拔為尚書左僕射丁通為

尚書右僕射自餘文武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

麟見麟以為已瑞及此潛謀為亂事覺賜死二

月魏廣川太守賀賴盧殺冀州刺史王輔驅勒

守兵抄掠平陽頓邱諸郡遂南渡河奔附於德

德以賴盧為并州刺史封廣甯王夏四月先是
 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中黃門令趙思告北
 地王鍾德之從弟也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即時南
 征至乙連會長上作亂今失據來此王亟呼丞
 相奉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聞而惡之執思付
 獄馳使白狀德謂群臣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
 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越一作民神曠主故
 勉從群議以繫衆心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
 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

為何如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
 才不振縱橫之時豈懦夫能濟嗣帝闇弱不能
 紹隆先統陛下若蹈匹婦之節捨天授之業威
 權一去身首不保況社稷其得血食乎何退讓
 之有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
 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輿護曰嗣帝不達時
 宐委棄國都自取敗亡不堪多難亦已明矣管
 蒯瞶出奔衛輒不納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猶可
 況以父拒子乎今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臣請為

殿下馳徃訶之德流涕遣護護率壯士數百隨
 思而北聲言迎衛實謀弒之初寶遣思詣鍾於
 後見採樵者言德已攝位稱制懼而北奔護至
 無所見執思以歸德以思閑習典故欲畱用之
 思曰咎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
 刑餘賤隸荷國榮寵一作寵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
 乞還就上以明貞節貞一作微德固畱之思怒曰周
 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
 下親則叔父位為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

室而幸根本之傾為趙王倫之事思雖不能如
 申包胥之存楚猶慕龔君賓不生於莽世也德
 慚而斬之秋八月丙子晉南陽太守閻邱羨寧
 朔將軍鄧啓方率眾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德遣
 中軍將軍南海王法撫軍將軍魯陽王和等拒
 之啓方等敗績單馬走免德怒法不窮追斬其
 撫軍司馬靳瓌冬十月太極端門竝就以張剛
 為材官將軍上方令時銅官令王瓚得古銅鐘
 四枚於山穴獻之列於太極殿前賜瓚爵關內

侯一作關外侯

二年春三月秦苻登既爲姚興所滅其弟廣帥
部落三千來降德拜廣爲冠軍將軍處之乞活
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
王招集亡命攻破北地王鍾時德始都滑臺介
於晉魏之間土無十城衆不過萬鍾既敗走反
側之徒多去德而附廣德乃畱魯陽王和守滑
臺自率衆討廣斬之先是寶之至黎陽也和長
史李辯勸和納寶和不從辯懼謀洩乃潛引晉

軍至管城冀德親帥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
不自安及德討廣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
和以滑臺降魏求援於行臺尚書和跋跋率輕
騎自鄴赴之既至辯復悔之閉門拒守跋使尚
書郎鄧暉說之辯乃開門內跋跋悉收德宮人
府庫時將士家屬悉在城內德聞之遣將士三
千騎攻跋跋率衆迎擊騎兵敗績跋又擊破桂
陽王鎮俘斬虜獲千餘人陳穎之民多附於魏
德欲攻滑臺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

成資向也魏爲客吾爲主人今也吾爲客魏爲主人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雲斬李辯率將士家屬二萬餘口自滑臺出奔於德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依計將安出給事黃門侍郎中書令張華進曰彭城楚之舊都阻山帶河川一作地險人殷可攻而取之以爲基本北地王鍾慕輿護封逞

韓諱等固勸攻滑臺尚書潘聰進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強秦此二國者未可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必拒王師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乘舟而戰者我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右有山河之固左有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豪傑蓄志以俟孰不思得明主以立

尺寸之功廣固城者曹嶷之所營山形嶮峻足
爲帝王之都辟閭渾管爲燕臣後負國恩勒兵
潛據今宐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彼
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服大軍臨之自然瓦
解旣據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釁而動此乃陛
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齊州沙門僧朗
素善占候德因使牙門蘇撫訪其所適朗報曰
山野絕俗之士不應預聞朝議但有待之累非
有托無以立陛下今卽聞之檀越敬覽三策潘

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策矣且今歲之初彗星
起於奎婁遂掃虛危彗者除舊更新之象奎婁
爲魯之分野虛危爲齊之分野宐先定兗州巡
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此天道也
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
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曰何其促乎朗曰卦兆
然也豈關人哉撫不敢言以吉還報德大悅三
月德引師而南五月入薛城兗州北鄙諸郡縣
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

安之牛酒屬路秋八月德遣使諭幽州刺史齊郡太守辟閭渾欲下之渾不從遣北地王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戶自琅邪引兵而北迎者四萬餘人以南海王法爲兗州刺史鎮梁父進克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退以潘聰爲徐州刺史鎮莒城北地王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咎經困艱啓聖事彰中錄是以宣王龍飛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絕漢斯蓋歷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

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咎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得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剥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邱暫阻王畧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咎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師討步克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掃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異孤

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桓
突騎三河猛士奮劔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
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
咎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
陽身歿於奴隸近則曹嶷跋扈見禽於後趙段
龕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
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
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
送渾首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

先是蘭汗之亂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渾渾
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乃出降德大喜曰
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渾
聞德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誕
率千餘人戍薄荀平原太守張豁戍柳泉誕豁
承檄皆遣子來降渾懼攜妻子奔魏德遣射聲
校尉劉剛追斬於莒城渾少子道秀自詣請與
父俱歿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殺其
參軍張瑛德遂入廣固是年德爲僧朗建神通

寺於齊州仍遺書於朗曰敬問太山朗和尚遭家多難災禍屢臻咎在建興王室西越賴武王中興神武御世大啓東夏拯拔區域遐邇蒙蘇天下幸甚天未忘災武王卽宴永康之始東傾西蕩京華播越每思靈闕屏營飲淚朕以寡德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大統幸和尚大恩神祇蓋護今使使者送絹百疋并假東齊王奉高山荏二縣封給書不盡意稱朕心焉朗荅書曰陛下龍飛統御百國天地融溢皇澤載賴善逢

高鑒惠濟黔首蕩平之期何憂不一陛下信向三寶恩旨殊隆貧道味靜深山豈臨此位且領民戶興造靈刹所崇像福冥報有歸

建平元年春正月癸酉德定都於廣固遂以晉隆安四年僭卽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爲建平元年又詔曰漢宣憫吏民犯諱故改名朕今增一備字以爲二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於是更名備德敘賞其下有差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追諡燕王曄曰幽皇

十一國春秋 卷之三
帝以北地王鍾爲司徒慕輿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輿護爲右僕射遣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立妻段氏爲皇后建立學宮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餘人爲太學生每月朔親臨試之作申池以爲遊戲是年造刀四口銘其背曰建平隸書

建平二年冬十月徐州刺史潘聰青州刺史鞠仲來朝讌於延賢殿酒酣笑謂群臣曰朕雖薄

德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主少康光武之儔也備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疋仲以賜多爲讓備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邪卿飾對非實故朕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如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範絹五十疋自是昌言競進直士盈朝矣備德遣從事中郎杜弘如長安問母兄消息

具詳

弘傳

建平三年春三月備德如齊城登營邱望見晏
 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
 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
 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
 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
 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
 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備德悅之遂以謨從
 至漢城夏四月以太牢祀漢城陽景王廟讌庶

老於申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鬲足因目牛山而
 歎曰古無不歿悽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
 之山川邱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
 備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治於商山置監官於
 烏常澤以廣軍國之資

建平四年春二月夜地震在棲之雞皆驚擾飛
 散三月備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
 問備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動經旬餘幾於不
 振會前尚書右丞孫默一作曹默自冀州來奔以白

酒解之乃瘳拜默爲御史中丞封永熙侯是時
司隸校尉慕容達因之謀反遣牙門皇璆率衆
攻端門殿中帥一作師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
孫進扶備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宮中有
變勒兵屯四門備德入宮誅赤眉等達懼而奔
魏夏四月南海王法及魏師戰於濟北之標榆
谷魏師敗績五月初備德優遷徙之民使之長
復不役民緣此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
共籍以避課役尚書韓諱上疏曰二寇逋誅國

耻未雪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爲鴟鴞之林二
京社稷鞠爲丘墟四祖園陵藁而不守豈非義
夫憤憾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畧
未振是使長蛇弗剪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
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
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氓之失土假長
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
以保寧於營邱難以經摺於秦越今群凶僭逆
實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宐審量虛實

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為雪恥討寇
之資退為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
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
不懼燠燒公避課役擅為姦宄損風毀憲法所
不容但檢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宐隱實黎氓正
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
之用若蒙採納冀禪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悅綰
之害所不辭也備德從之遣車騎將軍桂陽王
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諄為使

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巡郡縣隱實得蔭戶
五萬八千諄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害備
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讌登高遠矚顧
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管全盛之時
接慎一作梓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
馳朱輪佩長劔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
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邱陵生韻至於今日
荒艸頽墳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邃荅
曰管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畱

心賢哲每懷徃事陛下慈深二三主澤被九泉若
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秋九月高雅之等表
請伐桓玄先是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冀州
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
宣寧朔將軍一作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竝內
不自安皆奔於備德至是雅之等言於備德曰
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中書侍郎
韓諱載記作韓範亦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畧
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或闕有其人無其

時則英武之志不伸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
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於茲桓玄篡逆虐踰董
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
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
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
江淮南北戶口無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
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
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旗艸偃壺漿屬路跨地
數千衆踰十萬可以西并強秦北抗大魏拓境

開疆保寧社稷正在今日如使後機失會豪傑
復起梟除桓玄更修德政遐邇旣寧物無異望
豈惟建康難屠江北亦不可冀機過患生憂必
至矣天與不取悔將何及惟陛下覽之備德曰
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
墟穢每尋否運憤慨兼懷咎少康以一旅之衆
復夏配天況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
以軍旅訓之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
俟釁爲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掃除逋孽然後

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
未遂且韜戈耳今日之事其令公卿詳議之咸
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
步兵三十七萬馬騎一作鐵騎五萬三千疋車一萬

七千乘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
地備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咎郤克
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
旣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咎人也雅之等頓首
荅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

實存聖時雖則萬隕何以上報

建平五年春三月備德以劉軌爲司空甚寵任之劉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旣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旣吞矣吾復本土乎遂與高雅之結青州大姓諸省封及鮮卑豪帥免達謀殺備德推司馬休之爲主克日垂發雅之欲邀軌同謀敬宣曰劉公衰老吾觀其有安齊之志必不動不可告也雅之以爲不然卒告軌軌果不從謀頗洩乃相與殺軌南奔

雅之爲追騎所執殺之敬宣與休之至淮泗間遂歸劉裕備德聞桓玄敗乃以桂陽王鎮爲前將軍北地王鍾爲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克期欲取江南會備德寢疾於是罷兵

建平六年夏四月先是備德迎其兄子超於長安超潛變姓名逃歸行至梁父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南海王法法曰咎藻有卜者詐稱衛太子今安知非此類也乃不禮之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出迎及至封爲北海王拜

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秋九月汝水忽竭

水經註作女水水有神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

備德甚惡之冬十一

月備德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長短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是夜備德夢其父皝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敕觀此夢意吾將死矣戊午引見群臣於東陽殿議立超為皇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驚恐竄越失位備德亦不自安輿輦還宮至夜其疾益甚

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後事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子為人後者人爵二級乃執超手曰若得至曉更見公卿顧托以汝死無所恨舉目視公主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后大呼曰今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為皇太子是夕薨於顯安殿一作堂即晉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在帝位六年乃為十餘柩夜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虛葬於東陽陵偽諡獻武皇帝廟號世宗

南燕錄二

春秋卷第六十四

慕容超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撰

慕容超字祖明備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

納一作納

納沉靜深邃外訥內敏苻堅破鄴以納為廣武

太守數歲去官與母公孫氏就弟備德家於張

掖備德從堅南征留金刀辭母而去備德與燕

王垂起兵於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

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以懷

娠未決囚之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備德免之竊將公孫氏及段氏逃於羌中段氏生超年十歲而公孫氏病臨死授超以金刀曰聞汝伯已中興於鄴都吾朽病將沒相見理絕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伯也呼延平又將超母子奔於呂光及呂隆降秦超又隨涼州民徙於長安未幾平卒超號慟經旬超母謂之曰吾母子得全濟者呼延氏之力也惠而不報天不佑人平今雖死吾欲

爲汝納其女以荅厚恩於是娶之超至長安自以諸父在東恐爲秦人所錄乃陽一作狂行乞

於市秦人賤之惟東平公姚紹見而異焉言於

姚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真狂願微加爵

祿以羈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故爲謬

對或問而不荅興大鄙之因謂紹曰諺云妍皮

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由是得徃來無

禁濟陰人宗正謙善卜相西至長安賣卜於路

超行而見之因就謙相謙奇其姿貌超乃內斷

於心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吳辯潛
往視之辯因宗正謙以告超超不敢告母妻潛
變姓名與謙俱歸至諸關禁自稱張伏生二十
日始達梁父及至廣固呈以金刃具宣祖母臨
終之言備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
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姿器魁傑有類備德備德
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
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吏妙選時賢爲僚佐
備德無子欲以超爲嗣乃爲超起第於萬春門

內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備德旨入則盡歡承奉
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美焉未
幾立爲太子備德既歿超遂以晉義熙元年僭
嗣僞位大赦境內殊歿已下改元太上尊備德
后段氏爲皇太后以北地王鍾爲都督中外諸
軍錄尚書事南海王法爲征南大將軍都督徐
兗楊南兗四州諸軍事加桂陽王鎮開府儀同
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鞠仲爲司空樂浪
王惠爲司徒潘聰爲左光祿大夫段宏爲右光

祿大夫封嵩為尚書左僕射濟陽王凝為右僕
 射自餘文武拜授各有差超復引公孫五樓任
 為腹心乃其所親信也備德故大臣段宏及北
 地王鍾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乃以宏為徐州
 刺史鍾為青州牧時以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
 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太尉封孚言於超曰臣
 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載記作五大不在內鍾國
 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應
 參翼百揆不宐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

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忌鍾等權逼以問五樓
 五樓欲專擅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
 說竟不行鍾宏皆不能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
 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搆

太上一二年夏無雲而雷秋八月先是超自長安
 行至梁父南海王法時為兗州刺史鎮南長史
 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
 高邁始知天族一作天授多奇玉林皆寶法曰管成
 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辯之安知非此族乎超

聞而恚忿形於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超既與
法有隙結憾彌深及備德歿法又不奔喪至是
超遣使讓之法常懼禍至遂與北地王鍾徐州
刺史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法與鍾竝稱疾
不赴收其黨侍中河間王統右衛將軍東陽王
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左僕射封嵩嵩弟
西中郎將封融奔魏超尋遣桂陽王鎮等攻鍾
於青州闕二字王昱等攻段宏於徐州右僕射濟
陽王凝及中書令韓範攻法於兗州一作梁父昱等

攻拔莒城段宏奔魏封融又集群盜襲石城塞
殺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懼人懷異議凝將
謀殺韓範襲擊廣固範潛知之勒兵攻凝凝奔
梁父範并將其衆進攻梁父克之凝出奔秦法
出奔魏桂陽王鎮攻拔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
道而出與高郡公始單馬奔秦於時超不恤政
事惟畋遊是好變更舊制朝野失望百姓苦之
僕射韓諱切諫不納冬十月太尉封孚卒超又
欲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

十六國春秋卷之二十四
五
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
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爲本旣不能道之
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咎繇作
士刑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
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
御寡方致蕭牆釁發遂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
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尚書可名集公卿至如不
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
轘之法亦可附之條律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

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今
犯罪彌多死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育旣廣
懲慘尤深光壽建熙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
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
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
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
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
在五刑一作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轘著
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愍刑

十六國春秋卷之四
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有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群下議多不同乃止十二月丁未熒惑太白皆入於羽林又合於壁占曰燕亡是年高句驪遣使獻千里馬生熊皮障泥於超超大悅荅以水牛能言鳥

太上三年春正月超寇淮北徐州至下邳秋七月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超母妻旣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質至是使愷請焉愷至於秦秦主興曰管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於燕燕今稱藩送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愷還超下書使群臣詳議左僕射段暉曰太上囚楚高祖不廻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宐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一作先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不如掠吳口與

之尚書張華曰若使侵掠吳邊必成隣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家之福也魯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已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親在人一云慈德在秦掌握方寸崩亂豈可靳惜虛名不為之降屈乎宐暫降統天之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中書令韓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魯與姚興俱為苻氏太子舍人可遣將命降號修和必得如志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

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遂遣韓範聘於姚興奉表稱藩範至長安興見之謂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今卿至也欵然而附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為當專以孝敬為母屈也範曰魯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之而生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竝帝通聘結好義尚謙冲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

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由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沛然垂慈愍之心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敘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範乘間逞說興乃大悅賜範干

金許以趙母妻還之時濟陽王凝自梁父奔秦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質一作制其送伎然後歸之

興意乃變因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兼員外散騎常侍韋宗來聘趙與群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旣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逞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爲豎子屈節趙曰朕爲太后屈

願諸君勿言遂北面受詔贈宗以千金冬十月
遣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秦報聘并送
大樂伎一百二十人與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
作秦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咎殷之將亡樂師
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於此
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功
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
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咎齊
楚競辯二國興師卿乃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

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旣
遺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
酬興善之於是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十
一月張華發長安宗正元先馳反命超大悅遣
征虜將軍公孫五樓率騎二千迎於境上超親
率六宮迎之於馬耳關

太上四年春正月超以母妻之歸大赦境內殊
歿已下追尊父北海穆王納爲穆皇帝立母段
氏爲皇太后居長樂宮妻呼延氏爲皇后祀於

南郊柴燎爛起而烟不出靈臺令張光私告人
曰今火盛而烟滅國其亡乎超將登壇有獸大
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園邱之側俄而不知
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帷
幄盡皆壞裂超懼密問太史令成公綏綏曰陛
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歛煩多事役殷苦之
所致也超懼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
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汝水竭河
濟凍合而澠水不冰超惡之問於太史令李宣

宣曰澠水無冰良由逼帶帝京近日故也超大
悅賜宣朝服一具高句驪復遣使至獻千里人
十人千里馬一疋兗州人王滿一作蒲率衆二千
來降獻美女馬髭鬚去地九寸拜滿長水校尉
封廩邱公

太上五年春正月正旦超朝會群臣於東陽殿
聞樂作歎音侑不備悔送伎於秦遂議入寇掠
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諱載記作韓謨諫曰先帝
以舊京傾沒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

今陛下嗣守成規宐閉關養銳以伺賊隙恢復
先業而更結怨南隣廣樹仇讐可乎超曰我計
已定不與卿言二月遣將軍慕容興宗斛穀提
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拔之陽平太守劉千載
濟陰太守徐阮竝爲所執大掠而歸簡男女二
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
令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宗族親戚竝居顯要夾
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
兄公孫歸爲冠軍將軍常山公叔父公孫頽爲

武衛將軍興樂公斛穀提等竝爲郡縣公桂陽
王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勲非功不侯今公孫歸
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無乃不可乎夫
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
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荅自是百僚杜口莫
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
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
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
南陽載記作執太守趙光一作俘掠男女千餘

人而還夏四月晉丞相劉裕率舟師北伐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署劉敬宣中軍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浮淮入泗五月進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軍進至琅邪所過築城留守或謂裕曰燕人若嚴守大峴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無所資糧不惟無功何能自反裕曰不然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畧不及遠旣幸其勝且凌其穀一云惟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師一入

峴吾何患焉敢爲諸君保之超聞有晉師引見群臣於東陽殿會議拒師之策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與爭宐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敕段暉率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寇至無資堅壁清野以俟其釁彼僑軍深入士卒無食求戰不得旬日之間可

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吾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以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以卒芟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敝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疆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群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感弱乎設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不如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鐵騎衝之衝一作踐此成禽耳輔國將軍廣寧王寧一作寧賀賴盧苦諫

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太尉桂陽王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宐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管安成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束馬之險卒禽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旣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身乎

趙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城梁父二戍修
城隍簡士馬蓄精銳以待之劉裕過大峴趙兵
不出乃舉手指天喜形於色曰吾事濟矣左右
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
必死之志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
掌中勝可必矣六月己巳裕師次東莞趙留羸
老守廣固遣左將軍段暉輔國將軍賀賴盧征
虜將軍公孫五樓等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既
聞晉軍之盛大懼自率步騎四萬就暉等於臨

朐臨朐有巨葭水去城四十里趙謂公孫五樓
曰今宐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
五樓馳騎據之及至裕前鋒

通典作龍驤將軍

孟龍符

領騎居前已據川源五樓戰敗而還裕以車四
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車張幟御者執稍以
騎爲遊軍軍令嚴肅比及臨朐趙兵四面而至
裕命劉敬宣與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
憐等拒之戰於臨朐南日已向曷勝負未決參
軍胡蕃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畱守

必寡今以奇兵從間道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乃遣蕃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襲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彌擐甲先登遂拔之斬其牙旗超大懼單騎奔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暉衆大敗裕軍斬暉等大將十餘人超奔還廣固裕軍獲其玉璽御輦豹尾等乘勝逐北直至廣固彌又先登丙子克其大城超徙郭內人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

重撫納降附採拔賢俊華夷大悅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六月超使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陽王鎮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於群臣曰朕嗣守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逞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急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群臣離心士卒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患恐不

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賊如其不濟死亦未晚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軍乘勝氣勢百倍吾以敗軍之將禦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二國連橫勢如唇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是以趙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

宜遣乞援以濟時艱趙於是從惠計復遣韓範

與王簿乞師於秦趙尚書略陽桓遵及弟京兆

太守桓苗

苗或作畱

踰城出降遵苗皆趙所委任以

爲心腹者也或有竊告裕軍曰燕人張綱有巧

思若得張綱爲攻具者廣固乃可拔也秋七月

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之於裕先

是裕嘗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爲

也及至升諸樓車以示之使周城呼曰劉勃勃

大敗秦軍無兵相救城內莫不失色劉毅遣上

黨太守趙恢以千餘人援裕裕夜潛遣軍會之
明旦恢衆五千方道而進每晉使將到輒復如
是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裕圍
城益急超旣求救不獲綱反見虜甚怒乃引伏
弩射之裕軍少退左僕射張華中丞封愷竝爲
裕所執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遣裕
書請爲藩臣割大峴以南地爲界并獻馬千疋
以通和好不聽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八月封融
詣裕軍降九月尚書張俊自秦還亦降於裕因

說裕曰燕人所以固守者外仗韓範冀得秦援
範旣時望又與姚興相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
燕宐密信誘範啗以甘言重利範來則燕人絕
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爲散騎常侍且遣範
書以招之時姚興遣將軍姚強率步騎一萬隨
範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來援因遣使謂裕曰慕
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以窮告急秦已遣鐵
騎十萬遙屯洛陽晉軍不還便當長驅而進矣
裕呼秦使者謂之曰語爾姚興我克燕之後息

兵三年當取關洛虜能自送便可速來今其時
矣錄事參軍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
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日常
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宐善詳云何遽爾荅之
此言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西羌
奄至不審明公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
卿所解故不以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
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
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

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會姚興爲勃勃
所敗追強還兵韓範歎曰天滅燕矣長水校尉
王滿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誅桓玄復晉
室今與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
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會得裕書
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
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
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
敝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翼日

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宐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之而不強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以其弟諄盡忠無二竝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奔裕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靈臺令張光勸超出降超怒手殺之是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

太上六年春正月甲寅正旦超登天門朝群臣於城上殺馬以享將士文武皆有遷授乙卯超

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晉師之盛方奏樂乃握超手而相對泣曲終不已韓諄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當勉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曰孤以先世基業締造甚艱今外寇如此恐一旦不守是以泣耳尚書令董銑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二月輔國將軍賀賴盧征虜將軍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師晉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石虎攻曹嶷瞻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

攻拔若塞五龍口城當自陷石虎從之而疑請
降降後五日大雨雷電震開後慕容恪之攻圍
段龕十旬不拔塞城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
之今舊基猶存宐加修築裕從其言塞之超及
城內男女悉患脚弱病者大半出降相繼超輦
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
戰士尪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外援絕望天時
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堯舜避位轉禍爲
福聖達所先宐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

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歿不能銜壁而生
於時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板屋被以牛皮并
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
懸梯木幔之屬遙臨城上攻城之士遂得肆力
超大怒懸其母於城上支解之裕圍廣固累月
將拔之夜佐吏竝集忽有鳥大如鵝蒼色飛入
裕帳坐衆咸駭愕以爲不祥參軍胡蕃獨起賀
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蒼鶩者我也胡虜歸我大吉
之徵也衆乃大悅丁亥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

往亡不利行師

一云今往亡之兵家所忌

裕曰我往彼亡

何爲不利遂四面急攻之殺傷甚衆廣固鬼夜

哭不止有流星長十餘丈隕於廣固悅壽開門

納晉軍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奔爲追

軍所執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

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美哉其言也言必

及親終不忘孝可謂人之將歿其言也善乎

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

坑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

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旣爲君臣必須爲之

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

盡坑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

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鮮卑王公已下三

千餘人没入家口萬餘以妻女爲軍賞夷其城

隍獲生口萬餘馬二千疋并獲金鉦輦豹尾舊

式猶存送超詣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

六年韓範後爲劉穆之所惡譖於裕被殺始德

以晉安帝隆安四年歲在庚子僭號居齊王至

超二世以晉義熙六年歲在庚戌爲劉裕所滅

凡十一年晉懷宗六年平熾亦與熾為寇
平熾亦與熾為寇
平熾亦與熾為寇
平熾亦與熾為寇
平熾亦與熾為寇
平熾亦與熾為寇
平熾亦與熾為寇
平熾亦與熾為寇
平熾亦與熾為寇
平熾亦與熾為寇

南燕錄三

春秋卷第六十五

慕容鍾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慕容鍾字道明德之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
形於色機神秀發言旨清辯至於臨難對敵知
勇兼濟累進奇策備德頗從之率皆中焉由是
政無巨細悉以委之遂為佐命元勳封北地王
超既嗣位猜虐日甚政出權門公孫五樓等規
挾威權慮鍾抑已固勸超誅之鍾懼遂與段宏

等謀叛事敗奔秦姚興拜爲始平太守封歸義侯
封孚字處道渤海蓀人也祖俊振威將軍父放
吏部尚書皆顯名於燕世孚幼而聰敏和裕有
士君子之稱仕垂散騎常侍轉留臺尚書及寶
僭立累遷吏部尚書蘭汗之亂南奔辟閭渾渾
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遂出降德曰孤得
青州不以爲喜喜於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內參

密謀雖位任崇重而謙虛博納深得大臣體度
超旣嗣位政出權嬖盤於遊畋多違舊章軌憲
日敝殘虐滋甚孚屢與韓諱盡言匡救超不能
納其後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孚曰桀
紂之主超大慚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
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宐應還
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
謝超以其時望特優容之太上三年卒於家時
年七十一追贈太師諡曰文穆其所著文章多

傳於世

封嵩

封嵩渤海人也仕備德爲左司馬遷尚書左僕射德又以韓諱爲尚書右僕射時嵩諱年竝三十又以嵩弟融爲西中郎將諱弟軌爲北中郎將嵩等俱拜德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等至殿方謝德顧曰所謂躍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超初嗣位大旱太后段氏告超曰左僕射封嵩教殷丹下車訪問民間疾苦丹常

具陳孝婦不當死以致亢旱當誅姑女改葬孝婦丹如其言應時雨注後超信任姦邪不恤政事嵩遂與南海王法等謀反征南司馬卜珍言於超曰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徃來疑有奸超收嵩下廷尉辭及段太后太后懼泣告超曰嵩教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卽以語法法爲謀見誤知復何言超聞而大怒乃車裂嵩於東門之外融叛出奔於魏

杜弘

杜弘平原人也仕德爲從事中郎先是德母及
兄納一作光皆在長安德遣弘如長安存問消息
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卽西如張
掖以死爲效但臣父雄今年踰六十未沾榮貴
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中書令張華曰杜
弘未行而求祿要君之罪大矣不可使也德曰
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爲親尊而可
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如要君內

實忠孝何罪之有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
爲賊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

王始

王始萊蕪人德建平四年以妖術惑衆至數千
人聚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署置公卿
百官號其父固爲太上皇兄林爲征東將軍弟
泰爲征西將軍德遣車騎將軍桂陽王鎮討禽
之斬於都市臨刑人皆罵之曰何爲妖妄自貽
族滅或問其父兄今竝何在始曰太上皇帝蒙

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朕躬雖存復何聊
賴其妻趙氏怒之曰君正坐此口過以至於此
奈何臨歿復爾狂言始曰皇后何不達天命自
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鑲
築之始仰視曰朕卽崩矣終不改帝號也德聞
而笑之謂左右曰熒惑之人歿猶狂語何可不
殺

張瑛

張瑛幽薊人也爲辟閭渾參軍常與渾作檄辭

多不遜渾敗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
渾之有臣如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
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防風之
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
初善其言後竟殺之

王鸞

王鸞一作尹鸞濟南人也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

跨馬不據鞍由蹬德一見而奇其魁偉賜之以
食乃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所能飽

且才貌不凡堪爲貴人可先以司縣試之也於是拜爲逢陵長鸞到官政理修明大收民譽徵爲東萊太守

龐世

龐世不知何處人仕德爲光祿勳奏案豪強苛克人物咸懼疾之及卒門無弔客時人爲之謠曰龐家之巷車馬磷磷泥丸之日無弔賓弔賓不至何所因由性苛克寡所親

桓敞或作垣字

桓敞略陽狽道人族姓豪強石虎時自略陽徙鄴敞仕苻氏爲長樂國郎中令德入青州以敞爲車騎長史趙襲僞位其長子遵次子苗復見委任遵爲尚書苗爲京兆太守劉裕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順竝以爲太尉行參軍

張華

張華清河東武城人也有機辨仕德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書令屢進直言仕超至左僕射奉使至秦辭令不屈後爲劉裕所獲

張恂

張恂清河東武城人也仕慕容氏散騎常侍父
恂爲雋尚書右僕射恂隨德南渡因家於齊郡
之臨淄後歸仕魏

劉昶

劉昶本平原人也世仕慕容氏昶從德南渡河
因家於北海之都昌縣子奉伯爲趙東牟令後
歸劉裕爲北海太守

傅融

傅融本清河人六世祖伯子邁仕後趙至太
常融隨德南徙渡河遂家於磐陽爲鄉里所重
性豪爽不拘小節尤善屬文

李根

李根遼東襄平人也仕寶至中書監與子後智
等隨德南徙渡河居於青州數世無名位三齊
豪門以此多輕之

王牢

王牢太原祁人也高祖宏河東太守縣竹侯牢

十六國春秋卷之十五
仕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隨德南渡居青州因以家焉

張幸

張幸清河東武城人也仕超東牟太守後率戶歸魏

冷平

冷平臨淄人太上年有司奏沙門僧智夜入平舍淫其寡嫂李氏平與弟安國殺之郡縣按平兄弟欲以一人坐殺人論死而平安國各引自殺讓生競死義形急難且手殺罪人宐竝加原宥超詔俱赦之

高軌

高軌本渤海蓆人也隨德渡河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

王景暉

王景暉秦太史令高魯之甥也初同魯在秦魯遣暉隨德使劉藻獻玉璽於德遂畱仕德後著南燕錄六卷行於世

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少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居歸將改適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段氏旣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逼我改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尅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宿慕容氏

容氏僞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歸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曰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側若覓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覩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輓歌之聲慟絕良久

春秋第六十五卷

夏錄一

春秋卷第六十六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子

魏書云屈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子北人言屈子

者卑下也曾祖鐵弗劉虎南單于苗裔右賢王去卑

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劉淵之族也居於新

與虎意之北北人謂父為鮮卑母為鐵弗因以

母號為姓猛死子副崙奔魏虎父誥汁爰世領

南落誥汁爰一名訓堯堯字或作見字汁爰死虎遂代

焉虎一名烏洛孤始臣附於魏自以眾落稍多
 舉兵外叛平文帝諱鬱與晉并州刺史劉琨共
 討之虎走據朔方歸附劉聰聰以虎宗室封樓
 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
 雄據肆盧川將復渡河侵魏西部平文帝逆擊
 大破之逐出塞表昭成諱什翼提初虎又寇西部帝
 遣軍逆討又大破之虎尋死子務桓代領部落
 遣使附魏務桓一名豹子招集部落復為諸部
 之雄石虎建武中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右賢王

丁零單于務桓死弟闕陋頭代立其後務桓子
 悉勿祈逐闕陋頭而自立悉勿祈死弟衛辰代
 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狡猾多變既立之後
 入居塞內昭成以女妻之後通於秦苻堅以為
 左賢王遣使詣堅請求田地春去秋來堅許之
 後掠秦邊民五十餘口為奴婢以獻於堅堅讓
 歸之尋復背堅專心歸魏舉兵伐秦堅遣其將
 鄧羗討擒之衛辰復降於秦堅自至朔方署為
 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

一國春秋 卷之六
堅雖於魏貢使不絕而誠敬有乖魏因討破之
收其部落十有六七衛辰走奔於秦堅送還朔
方遣兵戍守遂以衛辰爲鄉導寇魏南境魏師
敗績因分國人爲二部自河以西屬之劉衛辰
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堅復以衛辰爲西單于
督攝河西諸虜屯代來城秦末國亂遂有朔方
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慕容末據長子拜衛
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朔
方王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

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幽州牧河西王

後衛辰遣子力俟提

魏書作直力鞬

寇魏南部其衆八

九萬太祖

諱珪

軍士五六千人爲其所圍乃以車

爲方營竝戰竝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力俟提
單騎而走獲牛馬二十餘萬乘勝逐北自五原
金津南渡河徑造代來居民駭亂部落奔潰遂
入衛辰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諸
將輕騎追之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
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擒力俟提盡并其衆

衛辰單騎遁走爲其部下所殺先是河水赤如
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亾誅其族黨竝投之於
河勃勃衛辰第三子也奔於叱干部帥叱于他
斗伏魏書作薛于部大悉伏送勃勃於魏他斗伏兄子阿
利先成大洛川聞將送勃勃乃馳諫曰鳥雀投
人尚宜濟免況勃勃國破家亾歸命於我縱不
能救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
舉他斗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篡
勃勃於路送之於秦秦高平公破多羅沒奕干

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尤
辯慧魁岸美丰儀姚興見而竒之深加禮敬拜
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
於勲舊尋遷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干
鎮高平議以貳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
配之使爲伐魏偵候興弟邕固諫以爲不可乃
止頃之復以勃勃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
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會
太祖歸所虜秦將唐小方於秦興議請歸賀狄

干仍送良馬千疋以贖狄伯支太祖許之勃勃
聞秦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時河西鮮卑柔
然可汗社崙獻馬八千疋於秦濟河至大城勃
勃掠取之悉集其衆三萬餘人僞獵於高平川
因襲殺沒奕干而并其衆衆至數萬

龍昇元年夏六月勃勃僭號大夏天王大單于
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建元龍昇署置百官自以
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國稱大夏時晉義熙二年
也以長兄右地代爲丞相封代公次兄力俟提

爲大將軍封魏公叱干阿利爲御史大夫封梁
公弟阿利羅引爲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爲
尚書令叱以韃爲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

一作升

爲征北將軍尚書右僕射其餘授任各以

次差冬十月勃勃討鮮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
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已北諸戍斬秦將楊
丕姚石生等諸將諫固險不從又復言於勃勃
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
使人心有所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山川陰

固土田沃饒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
其二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
且其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
彼必併力於我衆寡非敵亾可立俟不如以雲
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
彼疲於奔命我則遊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
東盡爲我有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
小兒擒之方畧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
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掠取嶺北嶺

北諸城門不敢晝啓十一月勃勃初僭號求婚
於秃髮儁檀儁檀不許勃勃大怒率騎二萬伐
之自楊非至於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
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頭而還儁檀率
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儁檀曰勃勃天姿雄鷲御
軍齊整通典作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
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若從溫圍北渡
趨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
也別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亾之餘率烏合之

衆犯順結仇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寶若山
窘敝之餘人懷貪競不能督勵士衆以抗我也
我以大軍臨之彼必土崩瓦解柰何引軍避之
示敵以弱我衆氣銳宜在速追儻檀曰吾追計
決矣沮衆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陝
鑿陵埋車以塞路儻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
左臂勃勃勒衆逆戰大破儻檀於百井追奔八
十餘里殺傷士衆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積人
頭而封之以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還於嶺北又

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俘斬五千七百人

龍昇二年夏五月秦遣將齊難等率衆二萬來

伐秋七月勃勃聞秦兵旦夕將至退保河西齊

難以去勃勃旣遠縱兵野掠勃勃全軍覆之云一

潛師襲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杖難引軍退

走勃勃復追擊於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

有三千戎馬萬疋於是嶺北夷夏降附者以數

萬計勃勃皆拜置守宰以撫之

龍昇三年夏四月勃勃率騎二萬攻秦入高國

及於五井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
 進屯依力川秋九月秦姚興自率兵來伐至貳
 城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祖運勃勃候秦軍
 未集乘虛奄襲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拒戰勃
 勃僞退設伏以待之興遣別將姚榆生等來追
 伏兵夾擊皆擒之興將王奚聚羗胡三千餘戶
 於勅竒堡勃勃進攻之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
 奚出降奚不肯屈遂自刎死復攻秦將王洛生
 或作金於黃石岡彌姐豪地一作亭地於我羅城皆
 拔之徙七千餘戶於大城以丞相右地代領幽
 州牧以鎮之

龍昇四年春三月遣尚書胡金纂率騎二萬攻
 平涼姚興率兵來救金纂力戰而死勃勃又遣
 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秦北中郎將
 姚廣都於定陽拔之擒廣都坑將士四千餘人
 以女弱為軍賞拜廣都為太常進攻秦隴又破
 白崖堡遂趨清水秦將畧陽太守姚壽都棄城
 奔上邽徙其民萬六千戶於大城姚興自安定

來追至壽渠川不克而退是歲齊難姚廣都謀
叛皆誅之

龍昇五年春正月秦安北將軍姚詳棄貳城屯
杏川勃勃逼之糧盡委守南奔大蘇勃勃遣平
東將軍鹿奕干要擊執之盡俘其衆詳至勃勃
數而斬之

龍昇六年春二月勃勃率騎三萬南攻安定破
秦尚書楊佛嵩於青石北原降其衆三萬五千
獲戎馬二萬疋進攻秦將党智隆於東鄉降之

署智隆爲光祿勳徙三千餘戶於貳城秦鎮北
叅軍王買德來奔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
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善
之拜爲軍師中郎將夏六月勃勃欲因河南王
乞伏乾歸之喪率兵攻熾磐王買德曰熾磐吾
之與國新遭大喪吾不能恤而又伐之匹夫且
猶耻爲況萬乘乎勃勃乃止冬十月秦姚興以
楊佛嵩爲安遠將軍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來
擊嵩敗死之

鳳翔元年春三月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鳳

翔

水經註作龍昇七年

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

夷夏十萬餘戶改築都城於朔方水之北黑水之南名曰統萬城下書曰古人制起城邑或因山水或以義立名今城都已建萬堵斯作克成弗遠宜有美名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視民如草芥乃蒸土加功以錐刺之錐入一寸卽殺作人而并築之刺之不入卽殺行錐者勃勃以爲

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使造五兵之器銳利尤甚乃咸百鍊旣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卽斬工人如其入也則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五口背上爲龍雀大環兼以金鏤作一龍形長三尺九寸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域世甚珍之復鑄銅爲一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形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餘人以

是器物莫不精麗又鑿淶漣池於三交夏五月
雨魚於統萬時興役尤煩民不堪命勃勃耻姓
鐵弗乃改爲赫連氏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
北遷幽朔改姓妣氏音姝中國故從母氏爲劉
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
生爲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夫帝王
者係天爲子其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
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窮大慶係天之尊
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爲氏

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冬十二
月立夫人梁氏爲王后子瓚一作瓚爲太子封子
延爲陽平公昌爲太原公倫爲酒泉公定爲平
原公滿爲河南公安爲中山公

鳳翔二年春正月勃勃侵魏河東蒲子

鳳翔三年春三月勃勃攻秦將姚逵於杏城二
旬拔之執逵及別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
敵等坑士卒二萬人夏五月勃勃遣御史中丞
烏洛孤與河西王沮渠蒙遜結盟其辭曰自金

晉數終禍纏九服趙魏為長蛇之墟秦隴為豺
狼之穴二都神京鞠為茂草蠢爾羣生罔知憑
賴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邇道會義親宜
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誓
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
晉楚之成吳蜀之約咸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
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終而有篤愛之心音一
交而懷傾蓋之顧息風塵之警同克濟之誠戮
力矢心共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區

域既清則竝敦魯衛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
子孫永崇斯好蒙遜遣弟涅河太守沮渠漢平
來盟秋九月勃勃遣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
太守姚周都遂入新平秦廣平公姚弼與戰於
龍尾堡建敗被禽

鳳翔四年夏六月勃勃聞秦將姚嵩與氏王楊
盛相持率騎四萬襲擊上邽未至嵩與盛戰於
竹嶺嵩敗死勃勃遂進攻上邽二旬克之殺秦
秦州刺史姚平都一作軍都及將士五千人因毀其

十六國春秋 卷之十一
城轉攻陰密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
以子太原公昌爲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
陰密秦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長安安定
人胡儼率韜率戶五萬據城來降勃勃署儼爲
侍中韜爲尚書留鎮東將軍羊苟兒配以鮮卑
五千鎮之進攻秦鎮西將軍姚謏於雍城謏委
鎮奔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秦遣東平公姚
紹及征虜將軍尹昭一作伊昭等將步騎五萬來拒
勃勃退如安定胡儼閉門拒之襲殺苟兒及所

將鮮卑復以城降秦紹等進攻勃勃於馬鞍阪
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去勃勃引歸杏城復遣
兄子提南侵池陽秦車騎將軍姚裕前將軍彭
白狼建義將軍蚩玄率衆追擊提敗遁還秋七
月勃勃聞太尉劉裕伐秦笑謂羣臣曰劉裕伐
秦水陸竝進且裕有高世之畧姚泓豈能自固
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克之且其兄弟內叛安
能拒人裕旣尅長安利在速返不能久留止可
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如拾

遺耳不足復勞吾士馬也於是秣馬厲兵休養
士卒

鳳翔五年春三月勃勃進據安定秦嶺北鎮戍
郡縣皆降遂盡有嶺北之地秋九月劉裕滅秦
入於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
勃勃命中書侍郎皇甫徽爲報書而陰誦之召
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書而
竒之使者又言勃勃儀容瓌偉英武絕人裕歎
曰吾所不如也冬十月勃勃還統萬十一月太

尉裕留次子桂陽公義真爲都督雍梁秦三州
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鎮長安
以諮議叅軍王修爲長史王鎮惡爲司馬領馮
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爲中兵叅軍仍以田
子領扶風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
弘之爲雍州治中從事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
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閏月勃勃聞裕東歸大
喜具買德傳乃以太子瓚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
大將軍率騎二萬南向長安前將軍太原公昌

屯兵潼關以軍師中郎將王買德爲撫軍右長
史南伐清泥自率大軍爲之後繼

昌武元年春正月太子瓚至渭陽關中士民降

者屬路劉義真遣龍驤將軍扶風一作始平太守沈

田子率衆逆戰瓚擊敗之退屯劉迴堡遣使還

報司馬王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長史王修曰

劉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思戮力今擁兵不

進虜何由得平乎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甚懼

遂與鎮惡不平初裕將東還田子及傅弘之屢

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

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正足自

滅耳勿復多言又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

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

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至是鎮

惡與田子俱出北地師於涇上以拒夏兵軍中

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

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鎮惡出城俱會於寧

朔將軍傅弘之一作建威將軍壘計事田子求屏人語

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
之弘之奔告義真義真與王修被甲登橫門以
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至言鎮惡反修
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修之代
鎮惡爲安西司馬夏四月傅弘之大破瑣於渭
陽一作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津一作渡斬獲甚衆瑣兵
退遁秋九月劉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修
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於義真曰王鎮惡欲
反故沈田子殺之修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

信之使左右劉乞殺修由是人情離駭莫相統
一悉召外軍入長安城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
降於瑣瑣夜襲擊長安不克勃勃進據咸陽長
安樵採路絕太尉裕聞之大懼使輔國將軍蒯
恩如長安召義真東鎮洛陽以相國右司馬朱
齡石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
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勅義真輕裝速發
旣出關然後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當與義
真俱歸也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冬

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至於灞上雍州別駕韋華降於勃勃百姓共逐齡石而迎勃勃入長安齡石乃焚燒長安宮殿奔於潼關瑣率衆三萬追擊義真傳弘之謂義真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將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真不從俄而瑣兵大至傳弘之崩恩斷後力戰連日至於青泥北弘之躬貫甲冑氣冠三軍衆寡不敵皆爲

撫軍長史王買德所擒司馬毛修之與義真相失亦爲買德所獲義真行在前會日暮瑣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絕望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笑畧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勃勃欲降傳弘之弘之不屈時天大寒勃勃裸之

弘之叫罵而死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遂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於是大饗將士於長安舉觴以謝王買德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十二月晉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於潼關之曹公故壘朱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坂聞齡石所在亦奔投之太原公昌進攻敬壘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爲心爾求間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

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及右軍叅軍劉欽之皆被執送於長安勃勃殺之勃勃旣破關中斬戮無數時有沙門曇始亦遇其害而刃不能傷勃勃異之遂赦沙門於是羣臣勸進勃勃曰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寢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尚熾不知何以謝責當年垂之來葉將明揚側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琴書卒歲皇帝之號豈朕薄德所膺羣臣固請乃許之遂築壇於灞上僭卽皇帝位大赦境

內殊死已下改元昌武文武百官進位各有差
魏太宗與崔浩論近世君臣因問浩曰屈丐何
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殖
不思樹黨強隣報仇雪耻乃結忿于蠕蠕背德
于姚興櫛豎小人無大經畧正可殘暴終為人
所滅耳太宗大悅屈丐前作屈子

真興元年春正月勃勃遣將軍叱奴侯提率步
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德祖於蒲坂德祖不
能禦全軍歸洛陽以侯提為并州刺史鎮蒲坂

勃勃歸於長安二月徵隱士韋玄玄既至懼而
禮拜甚過勃勃怒而殺之羣臣請都長安勃勃
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山河四塞沃饒險
固但荆吳僻遠勢不能為人之患東魏與我風
俗畧同壤境隣接自統萬去魏境裁數百餘里
朕在長安統萬必危恐有不守之憂若在統萬
彼終不敢濟河而西諸卿特未見及此耳羣下
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太子瓚領
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鎮長安勃勃因

田於三交至淶漣池遂還統萬勃勃所都之城名也以宮

殿大成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又改元真興刻石

都南命秘書監胡義周頌紀功德勃勃好自矜

大名其四門南曰朝宋門東曰招魏門西曰服

涼門北曰平朔門勃勃遣騎三千攻魏河西魏

遣散騎常侍邱堆自并州與故秦遊擊將軍王

洛生等來拒奔還夏四月吐谷渾覓地聚衆六

千於弱水南遣使來降勃勃拜為弱水護軍

真興二年夏五月雨魚於統萬冬十月起冲天

臺於統萬南山欲登之以望長安追尊高祖誥

汗爰為元皇帝曾祖虎為景皇帝祖務桓為宣

皇帝父衛辰為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為桓

文皇后

真興三年

真興四年

真興五年

真興六年冬十二月勃勃將廢太子瓚為秦王

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為太子瓚聞將廢已自長

安率衆七萬北伐倫倫率騎三萬拒之戰於高平爲瓚所敗倫死之勃勃中子太原公昌率騎一萬襲殺瓚遂併其衆八萬五千歸於統萬勃勃大悅立昌爲太子勃勃性凶暴好殺視民如草芥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忌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謂之誹謗先絕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賴

真興七年夏六月太廟崩陷秋七月勃勃寢疾旣而疾甚輦昇永安殿召羣臣囑以後事八月癸卯卒時年四十五在位十九年僞諡武烈皇帝葬嘉平陵廟號世祖勃勃僭立十三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二年死是魏世祖始光二年也

春秋第六十六卷

春秋卷六十六卷

夏錄二 春秋卷第六十七

魏上散騎常侍 崔鴻撰

赫連昌

赫連昌字還國一名折勃勃之第三子也鳳翔元年封太原公為前將軍鎮潼關後率眾襲殺太子瓚遂立為太子身長八尺魁岸美姿貌真興七年秋八月勃勃死昌即偽位於永安殿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承光承字一作求自餘文武進位各有差

承光二年春正月西秦王乞伏熾磐遣使如魏請舉兵來伐夏六月世祖諱詔問公卿今當用

兵赫連蠕蠕一作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長孫翰奚

斤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為患不如先伐蠕蠕若

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陰山取其禽

獸皮角以充軍實太常崔浩曰不然蠕蠕鳥集

獸逃舉大眾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

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暴人神

所棄宜先伐之尚書劉潔武京侯安原請先伐

燕世祖乃自雲中西巡至五原因畋於陰山東

至和堯山而還秋七月查城劉渚川有青石大

如馬頭浮在水逝流而行人見而送之八月世

祖還平城九月世祖聞勃勃諸子相攻關中大

亂國人不安乃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

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

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皆成鈞已而行

其占秦亾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

應人和時會竝集不可失也嵩固爭之世祖大

十一國春秋 卷六十一
怒責嵩在官貪污命武士頓辱之於是遣司空
奚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督四萬五千人襲蒲
坂勅黑稍將軍新安侯于栗磾與宋兵將軍交
趾侯周幾率萬人襲陝城以河東太守薛謹爲
鄉導世祖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總前驅之
兵訪於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
經畧大謀今欲使總攝前驅之事卿以爲何如
浩曰順誠有籌畧實如聖旨然臣與之姻婚深
知其爲人果於去就不可專任世祖乃止冬十

月丁巳世祖發平城十一月臨雲中至君子津
會天暴寒數日冰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來
襲統萬壬午值冬至日昌方燕羣臣魏師奄至
上下驚擾進次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
世祖馳往擊之昌敗與數千騎退走入城門未
及閉內三郎豆代田率衆乘勝入宮焚其西門
宮門閉代田踰宮門而出世祖拜代田勇武將
軍魏軍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出剽掠居民殺
獲萬餘得生口牛馬十餘萬世祖謂諸將曰統

十六國春秋 卷之二十七 三
萬未可得也今若窮兵極武非吊民之道明年
當與卿等取之乃徙萬餘戶於平城弘農太守
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幾乘勝長驅遂入
三輔會幾卒於軍中蒲坂守將東平公乙升聞
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至統萬見魏軍
已圍其城還告乙升曰統萬已敗矣乙升懼棄
蒲坂西走斤追敗之乙升奔長安斤遂克蒲坂
收其資噐百姓安堵如故昌弟助興先守長安
乙升至復與助興棄長安西奔安定十二月奚
斤又西據長安秦雍氏羗皆詣斤乞降斤悉安
撫之

承光三年春正月乙酉世祖還平城統萬徙民
枉道傷死能至平城者十纔六七已亥世祖如
幽州昌弟平原公定帥衆二萬向長安世祖聞
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昌二月世祖還
平城三月丙子世祖遣高涼王禮鎮長安又詔
執金吾桓貸造浮橋於君子津夏四月魏司空
奚斤與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世祖欲乘虛伐

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廷尉
長孫道生宗正娥清等將步騎三萬爲前驅常
山王素太僕邱堆將軍元太毗等將步兵三萬
爲後繼南陽王伏真執金吾桓貸將軍姚黃眉
等將步騎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
三千爲前候五月發兵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
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辛巳濟君子津
壬午至拔隣山築城舍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
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旦夕可拔今輕

軍討之進不可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
一時俱往世祖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
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一時俱進彼必
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
進退無路非上策也朕以輕騎直抵其城下彼
先聞有步兵而徒見騎至必當寬弛吾且羸師
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吾之軍
士去家二千餘里復有黃河之險所謂置之死
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

餘矣遂行六月戊戌軍至統萬次於黑水分軍
伏於深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出
降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
萬城堅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等然後徐往內
外擊之何有不濟故夏主堅守以待之世祖聞
之怒甚退軍城北示之以弱遣宗正娥清及永
昌王健等分騎五千西掠居民會軍士有得罪
亾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
兵未至宜急擊之昌信其言甲辰引步騎三萬

出城逆戰魏司徒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陣難
陷宜避其鋒且縱步兵一時奮擊世祖曰不然
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旣出矣乃避而不擊
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
爲退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行五六里世祖衝
之昌陳兵不動稍復前行會有風雨從東北來
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世祖曰今
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
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俟後日崔浩叱之

曰是何言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
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分軍隱出奄擊不意
風道枉人豈有常也世祖曰善乃分騎爲左右
隊以掎之世祖馬蹶而墜幾爲昌兵所執拓跋
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昌兵乃退世祖騰馬得
上刺昌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流
矢中掌奮擊不輟昌兵大潰不及入城將麾下
數百騎西南走遁遂奔上邳魏乘勝追逐至於
城北殺昌弟河南公蒲及兄子蒙遜死者萬餘

人世祖微服逐奔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
乃與數人從世祖入城昌衆覺之諸門悉閉世
祖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槩上世
祖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已暮昌尚書僕射
問至跋城奉昌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昌
至於高平不及而還乙巳世祖入城獲昌所署
公卿將校及其諸母姊妹妻妾宮人以萬數馬
三十餘萬疋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
物不可勝計以昌宮人及生口金銀珍玩布帛

一國春秋卷之二十七
頒賜將士各有差時魏騎都尉代人來大千共
長孫道生與昌交戰道生馬倒爲昌所擊大千
馳救昌衆散走大千扶道生上馬得免初勃勃
性豪侈好治宮室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
步上廣十步宮墻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
壯大飛閣相連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
青窮極文采世祖顧謂羣臣曰蕞爾小國而用
民如此雖欲不亾其可得乎擒昌尚書王買薛
超太史令張淵徐辯復以淵辯爲太史令得故

晉將毛修之及西秦將軍庫洛干乃歸庫洛干
於秦以毛修之善烹調用爲大官令世祖見著
作郎天水趙逸所爲文譽勃勃太過怒曰此豎
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爲耶當速推之崔浩曰文
士褒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世
祖納勃勃三女爲貴人宜城王司空奚斤與平
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世祖命宗正娥清太僕
邱堆帥騎五千畧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西奔
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清等攻貳城守將堅

守不下清等攻拔之世祖詔斤等班師斤上疏
言赫連昌亾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
今因其危滅之爲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世祖
曰昌亾國叛夫擊之勞傷將士且可息兵取之
不晚斤抗表固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遣將軍
劉拔送馬三千疋并留娥清邱堆使共擊之辛
酉世祖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爲征南大將
軍假節與執金吾桓貸莫雲留鎮統萬秋七月
蠕蠕寇雲中聞昌已破懼而引還

承光四年春二月魏平北將軍尉眷攻昌於上
邽昌退屯平涼司空奚斤進軍安定與娥清邱
堆軍合時安頡爲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
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邱堆與義兵將軍封
禮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警備昌襲擊之
堆敗以數百騎還城昌遂驕矜乘勝日至城下
抄掠芻牧者不得出諸將患之監軍安頡曰本
受詔誅賊今反爲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爲賊
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路而王公諸將晏然

曾不爲計將何以報恩塞責斤曰今若出戰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力誠不足終無捷理當須京師救騎至然後步陳擊於內騎兵襲於外所謂萬全之計也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而吾等兵疲力屈士有饑色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何救騎之可待也等於就死當以戰死寧可坐而受困乎斤猶以馬少爲辭頡曰今兵雖無馬但歛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騎頡請募壯勇敢死士出擊之縱不能破敵亦可以挫其銳且赫連昌

猶而無謀好勇而輕進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旣而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往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晦士衆皆亂昌退走頡等追擊之昌馬蹶而墜頡遂擒之三月癸酉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辛巳弼等以昌至於平城館之於西宮門內噐用皆給以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以安頡爲建節

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爲寧北將軍進爵漁陽
公世祖常使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深入山澗
共逐一鹿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爲不可世祖
曰天命有狂亦何所懼親遇如初進封秦王後
坐謀反被誅

春秋第六十七卷

夏錄三

春秋卷第六十八

赫連定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赫連定小字直獫勃勃之第五子也凶暴無賴
鳳翔元年封平原公雍州牧鎮長安旣而率衆
赴安定進爵爲王遷大將軍領司徒昌爲魏所
敗定遂收其餘衆數萬還據平涼遂僭卽皇帝
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承光四年爲勝光元
年進征南大將軍白蘭王吐谷渾慕瓚爲開府

儀同三司河南王魏宜城王奚斤自以爲元帥而昌爲偏裨所擒功不在已深耻之乃舍輜重齋三日糧輕騎追定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還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定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亾歸於定具告其實定知魏軍食少無水乃設伏於隴山彈箏谷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爲定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邱堆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奔長安尋與高涼王禮棄長安偕

奔蒲坂定復取長安世祖大怒命建節將軍西平公安頡持節斬邱堆代將其衆鎮蒲坂以拒之夏四月定遣使請和於魏世祖以詔諭之使降

勝光二年春正月定弟酒泉公雋自平涼奔魏夏五月定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不敢進而還冬十月畋於陰槃定少克暴無賴不爲勃勃所知乃登苛藍山苛一作可望統萬而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

十六國春秋 卷之六
二
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有羣狐百
數鳴於定旁定令射之一無所獲定惡之曰所
見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

勝光三年春三月壬寅世祖封昌爲秦王秋九
月己丑定遣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魏平西將軍
始平公隗歸等率衆來擊擒別將王章殺萬餘
人謂以代遁還定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鄜
城東留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
遣使詣宋求和乃與劉義隆約合兵滅魏遙分

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恒山以西屬夏義隆遣
將到彥之率衆寇河南爲定聲援世祖聞之乃
攝河南三鎮北渡彥之遂列守南岸至於衡關
冬十月世祖治兵將謀伐定羣臣咸諫曰劉義
隆兵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已未必可克而
義隆乘虛來襲則失東州矣世祖疑焉以問崔
浩浩曰劉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濟一作招連結
馮跋牽引蝮蠕規肆逆志一作心虛聲唱和義隆
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

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自當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而觀儻兒情見此不過欲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振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西行勿疑甲辰世祖如統萬進軍平涼次於

涇南遣安西將軍古弼與侍中張黎攻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十一月乙酉世祖進攻平涼定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世祖使其兄昌招諭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趨安定定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等相遇弼僞退以誘之定追擊之世祖使高車勅勒馳擊定定遂大敗斬首數千級定還走登鶉觚原方陣以自固魏軍四面圍之數日斷其水道定不得水人馬饑渴丁酉引軍下鶉

十六國春秋 卷之六
四
觚原魏武衛將軍邱眷擊破之定衆大敗死者
萬餘人定中重創單馬遁走收其餘衆掠民五
萬戶西奔上邽世祖獲其弟丹揚公烏視拔武
陵公禿骨及公侯將士以下百餘人是日弼等
乘勝進攻安定定從兄東平公乙升棄城奔長
安驅掠數千家西奔上邽巳亥世祖入安定獲
乞伏熾磐質子及定車旗簿其生口財畜班賜
將士各有差十二月西秦畧陽太守楊顯以郡
降定丁卯定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面縛

出降遂剋平涼收其珍寶關中侯豆代田得奚
斤娥清等獻於世祖世祖以定后賜代田命斤
滕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
賜代田爵井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
都幢將定所署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
悉入於魏世祖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
將軍缺鎮長安壬申世祖東還

勝光四年春正月定擊西秦將姚獻敗之遂遣
叔父北平公韋代帥騎一萬攻南安乞伏暮末

窮蹙輿輓出降夏六月定殺暮末及其宗族五百餘人定畏魏軍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沮渠蒙遜而奪其地河南王吐谷渾慕瓚因戎狄之東面以爭天下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寅帥眾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定以歸秋八月慕瓚遣侍郎謝大寧奉表於魏請送赫連定巳丑世祖以慕瓚為大將軍西秦王其明年春三月壬申慕瓚送定至魏世祖殺之是魏延和元年也初勃勃僭號龍昇歲在丁未至定滅亾歲在辛未凡二十五年

春秋第六十八卷



十六國春秋

卷六十八

六



